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人文论丛

王晓岚 著



流动的思想

LIUDONG DE SIXIA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7000.0
3.01

流动的思想

王晓岚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思想/王晓岚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7辑/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38-6

I. 流…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620 号

流动的思想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6.75

字 数:187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40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目 录

第一辑 女作家论

- 通向心灵圣坛的台阶
——铁凝小说解读 (3)
- 流动的思想
——走近陈染 (17)
- 美丽女性的精神突围
——林白笔下的女性命运 (30)
- 种下现实的情绪 生长精神的乔木
——试析池莉作品中的女性 (44)
- 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展示
——方方小说文化透视 (62)
- 亦真亦幻的女性主体化审美
——叶梦散文的美学特征 (77)

第二辑 男作家论

- 从性之恶到性之善
——余华小说简论 (83)
- 选择与重构之艰难
——阎连科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97)
- 深沉而旷远的思考
——韩少功小说的文化意识 (113)

智慧的迷宫

- 潘军小说中的心灵真实和诗情画意 (122)

灵魂于何处安居

- 刘亮程散文中的宗教情怀 (137)

第三辑 文本细读

普通女性的生存境遇

- 方方小说《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读解 (145)

一个拯救女性的圈套

- 荒水小说《匿名电话》的叙事结构分析 (150)

被挤压下的生命寻找人生之光

- 阎连科小说《日光流年》解读 (156)

自由展示生活画面

- 潘军小说《独白与手势·白》阅读体验 (161)

美的力量

- 何为《橘子红了》主旋律 (170)

第四辑 文化观照

渴望诗魂

- 世纪末中国诗之困境一瞥 (175)

文化的宿命与哲学的互补

- 论“文化地理意识”的思想价值 (182)

对本土文化“落后”意义的辨析

- 一个“文化地理”的观照视角 (190)

恢宏世界的哲学光辉

- 罗珠诗作赏析 (197)

- 主要参考书(篇)目 (202)

第一辑

女作家论

通向心灵圣坛的台阶

——铁凝小说解读

铁凝,始终是耐心地、真切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在作品中具体体现在对于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没有一味地袒护,而是时时将她的人物置于一种有人称之为深入骨髓的精神拷问,将文学的价值指归指向人类的精神领地,她引领着我们一步一个台阶地通向心灵的圣坛。

《哦,香雪》是铁凝的成名作,有的文学史称它是“铁凝艺术世界中第一个被公认的、成名的美好形象”,文中出现了一幅单纯、宁静的图画。它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火车开进了深山沟,现代文明的鸣叫唤醒了藏在山村姑娘心中的精神向往。小说中17岁的香雪,走了三十里的山路,用四十个鸡蛋换来一个她向往已久的泡沫塑料铅笔盒。这里边,无论是性格外向如凤娇,还是内向如香雪的女孩子们,善良却是她们共有的。我们知道,铁凝曾下乡当知青,农村的一切在她眼里却变得可爱起来,或者准确地说,是她眼底的感光板只对那些可爱的内容发生作用,《意外》、《喜糖》均是此类作品。这一写作阶段,铁凝作品的思想内涵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单纯,是铁凝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但过于单纯会带来小说的单薄,不能说这一阶段的铁凝没有单薄的局限,但善良之心,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待生活的温暖情怀,是铁凝从农村生活中开掘出的精神内涵,这一精神内涵就为她今后的创作准备了基本底色,它是清丽的,也是明亮的。

《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

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我”是安然的姐姐安静。这样的叙述使得作者就能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来表达对一位中学生的思想、心理、行为的理解。安然无疑是一位可爱的女孩子，她直率、真诚、开朗、热情，学习认真刻苦，但她又有不少“毛病”。按照社会对一位好孩子的要求来衡量，她的“毛病”还不少，比如说她不顾任何场合直率地发表自己与长辈甚至老师相左的看法，她还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她还会公开显示自己爱美，穿一件前边没有扣，后边一条拉链的红衬衫……这样的女学生显然不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所以小说中安然的班主任老师韦婉会说出这样的话：要帮安然把路走正。但是，在老师眼里成问题的学生，在铁凝眼里却变得十分可爱。毫无疑问，小说触及到了学校的教育目标、价值观念、行为标准等，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在这里，没有被扭曲被压抑的畸形心理和表现，每一节都很简单、自然、透明，虽然还显得幼稚，但却是美好与真诚的。

铁凝把日常生活引入了小说叙述之中，则是对日常生活意义的肯定。这缘于她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她是以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去看待日常生活的，越是小事琐事，她越是能发现其中感动人的细小颗粒，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对于铁凝的写作而言，她的态度和她的选材又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她这样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确定时，她从生活中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好和善意。这位热爱生活的女性，她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她对文学世界构造的方式，她的文学世界不是一个自在的自足的封闭世界，而是与真实和生活世界相沟通的，在她的虚构的文学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之间，没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而是互相渗透着。这既是她的基本写作方法，也是她的文学认知。她在一篇回忆在《花山》做编辑的散文中有过这样的议论：“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能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的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的远离人间烟火。你看哪篇小说

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没有油盐酱醋?”所以,我们读铁凝的小说,能从中发现一个隐藏着真诚的自我。另一个方面,她在写作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表达自己所获取的生活情趣,愿意和读者分享,这就仿佛是在善良之心的底色上铺上一层明媚的阳光。

1986年发表的《麦秸垛》试图单纯地从女性出发,她把女性当作一种文化的载体,试图通过一种文化的解读,提示女性的本原性。在铁凝看来,所谓女性的本原性,就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品性。无论女性面对的社会给她设置了怎样的处境,她都会以女性的方式去应对。从本原性的角度去探询人的命运,这是铁凝这一时期思考的重点。在《麦秸垛》中,她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关注冀中农村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性爱关系的构成,却以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一方面发掘之,适当展现之,以纠正我们民族文化的心理之偏;另一方面又对两性关系的描述把握的极有分寸,既无不堪入目的镜头,又能含蓄地传神达意。

《麦秸垛》中,大芝娘代表着女性本原性的表征。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大芝娘这个形象是一个尚未得到文明的开启,停留在愚昧阶段的形象,我们很容易认同这一点。《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就是这样分析大芝娘的:“独守空房和独自抚养孩子,她并不以之为苦,相反,如果没留下丈夫的‘种’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和痛苦。可见,封建道德规范实际上已经融入大芝娘的血液,成为她生存和生命的需要。”^①但铁凝努力扭转人们的这种阅读印象,她要强调的是女人延续着生命的母性。女人被看作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主义意识,铁凝并不否认这一点,在小说中也透出这种批判的态度,但她的批判分明又显得不那么果断,她在描写大芝娘时饱含着赞美的色彩:“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身材粗壮,胸脯分外的丰硕,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丈夫结婚三天就参军走了,几年后回来要与大芝娘离婚,大芝娘答应了丈夫的

^① 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要求办了离婚手续,但离婚后第三天她又寻到省城,对离婚的丈夫说:“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后来她果然就生下了女儿大芝。我们确实可以从大芝娘身上看到中国女性的悲剧,她们在封建伦理观的浸染下,自己把自己沦为生育的工具。但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又分明地感觉到,铁凝对于这样的结论是并不满足的,她不甘于用这样一种简单的结论来打发一位像大芝娘这样饱经风霜的女人。难道说就用“愚昧”二字把大芝娘的生命全部否定掉,难道大芝娘的生命就没有自己的追求,她没有从自己的追求中有所获得吗?铁凝首先把大芝娘认定为女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诉求,对于女人来说,她渴望孕育新的生命,这是女人特有的母性。母性就是大芝娘的精神支撑,母性使大芝娘变得很顽强。铁凝掩饰不住对此感叹的情绪,比如大芝娘的女儿被脱粒机绞死后,悲伤的大芝娘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年后又出来做活儿了,这时铁凝情不自禁道:“秋天,药菊花仍旧盛开在大芝娘的院里,雪白一片,开出一院子的素净。”而铁凝所要询问的是,在现实社会,大芝娘难道仅仅是封建愚昧文化牺牲的符号吗?她从内心里否定了这种武断的结论,于是她在小说中着力写出了大芝娘身上的母性在现实中的社会意义。四川男人来抢花儿时,大芝娘奋力保护花儿的孩子五星;沈小凤遭到爱情的打击后,大芝娘对沈小凤的接纳;当然她更写沈小凤从大芝娘身上获得母性的启迪。

《棉花垛》强调了历史的具体性,它把女性置于一场民族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性的主题关乎道德、民族战争,关乎政治,铁凝把她关于女性的天性和生命意识的思考放到政治、伦理道德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去考察。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种植棉花的乡村,故事则是围绕着三个女人而展开的:米子、乔和米子的女儿小鼻子。米子代表了一处乡村风俗。棉花地多半是花主的,每当摘花的时候,女人们就全部被花主雇去摘花。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但米子采用的是另一种生存方式,她不去摘花,而是钻窝棚挣花,窝棚是花主们为了看守棉花临时在花地里搭建的,所谓钻窝棚不过是女人用自己的身体换取花主的一包棉花。尽管这种风俗在当地并不“稀罕”,但显然是被公共道德所鄙夷的。后

来米子嫁给了村里一位鳏夫,生育了小臭子,但米子钻窝棚的经历给她女儿留下了一个先天性的病灶,所以小臭子后来尽管想学乔那样参加抗日工作,但她却被拒绝了。乔不仅倾情于抗日工作,也倾情于国。但政治只把她当作抗日干部,不把她当作一个女人。小臭子和乔的死却都与她们的“性”有关。小说所蕴含的意义显然很复杂,作者关注于女性的性与爱的本能,也有感于女性的性爱欲求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多大的距离。围绕着三个女性,作者还写了几位男性,而作者的倾向也比较鲜明,她对男性的立场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所以小说可言说的内容很多。盛英分析道:“一个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鬼子先奸后杀,一个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又是先奸后杀,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然而正是这一笔,铁凝揭开了男性世界对女性强暴式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呈露了他们对女性残酷蹂躏的性文化态势。”^①

在我看来,《棉花垛》的主题是与《麦秸垛》一脉相承的。铁凝始终是围绕着女性的本原性而展开的。如果说《麦秸垛》思考的重点在于女性的母性,那么《棉花垛》思考的重点就在于人的性爱。人渴望性爱的实现,这是符合人的生命原则的,但人的性爱附着了太多的外在东西: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却恰恰忽略了性爱的自然形态。性爱应该是生命过程的自然实现,因此从生命过程来看,性爱应该是美好的。铁凝显然要维护女性正常的性爱诉求,她必然要谴责男性对女性的性侵犯。但小说的主旨并不在谴责性侵犯上,对于铁凝而言,她需要追问到生命的本原上。小说有一个章节铁凝很细致地描写了三个孩子模仿成人的游戏,孩子们懵懵懂懂,但他们天然对异性有一种倾慕之情,这恰是性的原动力的表现,孩子们的性萌动在铁凝的笔下是非常纯洁和自然的情感 and 行为,在这种描写中,我们分明感到,成人社会的复杂内容已被抽空,徒剩下形式而已,这种形式永远承载着孩子们纯洁无瑕的性萌动。在这种性的纯洁无瑕与成人社会的失却意义之间构成了特别的

^① 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张力,使这场游戏的描写具有了诗意。不仅如此,铁凝进一步写到了孩子们在游戏中表现出的相互间的情感冲突,放大来看,其实就是性爱中的排他性、嫉妒感以及两性间的心灵沟通。也许铁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种性的诗意,这种可爱和纯净,如果任其自然地发展,应该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美满。铁凝基本上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于女性因为性别而构成的悲剧而对社会发出了诘问。女性的性爱,本来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却在进入现实层面时,不得不受到社会的干涉,来自政治的,来自道德的,美好的性爱不再沿着美好的轨迹发展,而变得那么污浊,那么的违背女性的本性。

《青草垛》这篇小说基本上不是文化的视角,而是一部现实性很强的作品,这个现实是一个被市场经济和物质诱惑打乱了秩序的现实。铁凝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了冯一早与十三苓这一对青梅竹马似的乡村青年的爱情悲剧。冯一早死后的灵魂才发现了十三苓变疯的原因,他在路边的一家黄米店了解到,十三苓曾沦落为妓女。铁凝有感于现实生活中一批乡村的“十三苓”在物欲至上的社会大变革中被社会所吞噬,这种现实的感觉无疑给铁凝的内心以极大的震撼,因为,“十三苓”们曾经作为“香雪”们这样一种清纯美好的形象定格在她的内心,眼看着乡村纯洁的情感在经济和物质的磨砺下变得越来越粗糙和恶劣而伤感和痛惜。

铁凝通过关注女性生存这一主旋律把“三垛”统一了起来,前两垛侧重于文化的视角,而《青草垛》侧重于现实的视角。或者说,铁凝是把曾在文化汁液中浸泡过的思考再放在现实的砧板上加以锻打。显然,铁凝延续了《棉花垛》中关于性爱本真世界的思考。而她在《青草垛》中所要表达的是:现实社会用经济物质的拳头把这个性爱的本真世界击得粉碎。

《玫瑰门》标志着铁凝对待女性立场的一个重要转变,这就是由“倾诉”“她们”的立场转向“拷问”“她们”的立场。倾诉“她们”是一种描述性说法,这代表了铁凝走入文学道路时最初的立场,她有一种代整个女性说话的潜在欲望。她情不自禁地倾诉出她内心的引以为豪的女